



上海至西安

西行之始因——大哉母命

“一·二八”沪战时，余方留新加坡，代余父董理所营之橡园事业。一日奉母电，召余迅速归国服务战地。欣然命舟，至则《淞沪协定》已成，失望不可言说。乃废然买棹，省亲于莆田故乡。余母于余兄若妹之功课，督责向严，而视余尤厚。仁慈徘徊，爱护周至。既别久，言旋，乃牵衣抚发，携之膝下，一若童时。余父固亦今世之端厚长者也。入门顿感天伦乐趣，为人生无上之幸事，而泪反盈眦。

余母盖巾幗中，须眉者流，平昔信基督至恪，持家外尤热心国事，素为合邑中西人士所景仰。每见局势日非，歎歎不怿。当九一八变作，东三省沦陷，而一·二八之战复起，母悲愤不自聊。逮十九路军之捷报频来，遂色然而喜。不图路阻援绝，尽弃前功，终乃构成可耻之《淞沪协定》。此中委曲，事过始明。方其罢战言和，举世骇愤，而余母于邑更不能堪，减食废眠，寢成不起。悲夫悲夫，淞沪之辱，固全民族之所永志不忘，而余复因之失吾

至爱之慈母，则又终天私痛也！

母尝诏余兄妹曰：“吾平时节衣菲食，培养尔兄妹八人，欲使受高等教育者，余兄妹卒業英、美各国者凡五，非冀尔等出仕荣宗，或经商致富，不过为国家成就人才，以备及时之用耳。今国危矣殆矣，正尔等受恩报国之年。生为大中华国民，苟不能为国雪耻分忧，是为厚颜偷生，宜不齿于同类，在家为不孝之子，在国为不忠之人。尔等其永志吾言，勉力迈进！”呜乎，吾母数十年爱惜儿女之苦衷，于是尽白。余于兄妹间，才至不敏，而所学复粗薄不足应世用，惧无以副母氏之厚期。然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其力虽微，其志足取。尝念国内贤豪，宜不乏热心救亡者。余他日倘竭其所能，以为复兴民族万一之助，则愿执鞭前驱，尽其在我，固不必功自我成，始谓爱国。国家累百年来之积弱，谁谓非滔滔不自度量者强欲出头之所误也。有志之士，其忍目击沦胥之至而袖手乎？

是年夏，举家避暑福州鼓岭别墅。某日于公益社内，遇有新自西北归来之女教士，痛述西北灾况严重与妇女愁惨，声泪俱下。全堂黯然，余母更悲不可抑。时海内新闻亦高传开发西北之声浪，遂更引起吾母注意西北问题。当余留学英、美时，习闻外人盛称我西北为世界之天堂，又目为世界之秘密宝藏。间有西人同学者询余以西北地理气候人情物产，余乃瞠然无以应，心焉耻之！遂分其读书余力，从事研究，归国后益感其性质之重要。抵南洋，见侨胞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备受凌侮，辄思以开发西北，为侨胞辟新生路以济其穷。余兄鸿宾素富革命思想，急公好义，颇得侨胞信赖。闻余所计，极表同情。既相聚山中，母子兄弟姊妹，旦夕研讨西北问题，孜孜不辍。余母尤觉兴奋，命余弟入市中遍索有关西北史地图籍，逐日参究，几忘寝食。经两月之久，余母于西北情形，已具相当认识。一日，召余兄妹曰：“吾国之国防当在西北，而非全在东南。盖沿海地域虽美，既为帝国主

义者据为逐鹿之所 使吾无西北为后盾 终恐难于保全。复兴中华民族，完整锦绣河山，舍巩固西北之国防，则无由植其基础。惜西北气候严寒 交通梗阻 国人视为畏途绝域 相戒无前。政府及人民 不早并力关心 吾恐一角版图 仍将随时易色。一旦大战再起 我且尽失根据 永入沉沦。”言时老泪滂沱 频挥不止。继乃谛视余久之 忽改欢颜曰：“儿乎 尔体力强健 且素持不畏难、不苟安、不自私三义 今日本事 舍尔奚择 且尔为一女子 如作西北壮行 尤能打破国人畏难之心理 则所于国家开发西北者，其效匪浅。儿如发愿考察者，亦不枉余以往培植之初心。况吾辈为基督信徒 本博爱主义 救民水火 乃应尽之义务也。儿乎！尔意云何？”余闻命唯唯！念不当背亲训。顾余时方蓄志往投东北义勇军以偿杀敌复仇之愿，私计颇难两全，因举以告之余母。而余母非之 且责余曰：“东北已不幸而失 爱国男儿 相率以热血溅敌 暴死原野 志固可悯而心亦孔嘉 但事实上无充实有力之后援 终鲜有济。夫拼一死以为国殇 事似难而实较易。今余原尔勉为其难者，以西北荒旱连年，盗贼盈野，人烟垂绝，且多高寒之区，须如尔能真实履行三不主义者始克达其目的。况吾人既深知西北为全民族之根据地，值国防要冲，为收复失地之良好基础。来日艰难且甚，今非吾等以一死了之之时。此中意义之重轻 何止霄壤。儿奈何不深察耶？”余既聆母之训 深服所见远大 遂谨跪受命而垂泪诺之。余妹荫民亦尝负壮志 以木兰自许 耻后于男儿。闻母谕奋然欲同行 嗣以人事拘牵中止。余即以是秋束装至沪 临行余父资以千金 母赐六百金 且曰：“但努力前进 勿坠志 毋忧资斧之不继也。”父母恩深 国民责重 余虽无似 敢不勉焉 吸沪 四方亲友 闻余将往西北 引为大疑 盖不信一席丰履厚之女儿 能独步万里荒寒之绝域。或目为理想 闵其愚顽 关心个人利害得失而多方议阻其行者 颇不乏人。顾余既存天下无难事之决心 加以父母之望特

殷，自信上帝必能临我。此行虽止为初步之考察，闻见宜必至微。然得以本身亲历所得 持慰余母 普告国人 引起同胞研究之兴味 俾相互继续努力 协助政府他日开边之功。一己之生命至微 牺牲固所不惜。生当此土 不幸而遭危时 既忝列于知识一流 奈何安于目前之逸境。常人所目为一身应有之幸福 余固自乐捐除 虽剑树当前 义无反顾。当余敬执此义 答谢亲友之际，众中许为知言者盖稀。独黄警顽先生则力赞之，意殊恳切。黄君广交游 持躬甚严 而同情心极富 向无报施之念 知者莫不推许。余微志克谐 实得其助力不少。诚风尘中具有特识伟量者也！

征车发轫

抵沪连旬，作西行之预备。辱各方亲友为举盛大之欢送会，且垂教至多 引为感慰。行之前夕 复承留心边区之同志 假慕尔堂为余饯别。伟言名论 启发尤详。座中有甘、青两省同志王佐卿、石殿峰、罗竹亭三君者 叙述西北同胞所遭天灾人祸 其颠沛流离惨状 使余心酸泪堕 感念不置。王君等建议勿仅作航空泛游式之考察 当取道潼关 仗车骑西行。虽艰苦倍之 然沿途可因之与灾黎接触 且击口询 易明真相。余极以所见为合 决焉就道。离北站时 盖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夕也。车未发轫 诸戚友复走送长亭 情意之殷 不能无念。一声风笛 车已雷奔 但见扬巾 已难握手。回车默坐 亦觉黯然 座次值张之江先生 知名已久 喜得邂逅。而先生则已悉余之行 厚加奖励 和意谦容 蔼然可亲。翌晨七时三刻 车抵下关 寓交通旅馆。稍事休息 即驱车入城 访余兄鸿宾及诸戚友。自别金陵（今南京市）忽焉十载 今所见者 迥异畴昔。中山路为首都新建设 路直且长 远瞩如匹练。惜工料过俭 致为日未久 已石现油脱。道旁市肆亦寥寥 颓垣残椽 触目皆是。至市中心 则方毁房破壁 有类始遭兵

火者然。盖市政初期应有之现象。人情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念二三年后，当可整饬焕然也。

如此平浦车

二十六日。晨八时 轮渡过江 瞬息即达彼岸。昔时视长江为天堑 今则安若桥梁 物质权能如此。十时平浦车北发 车中拥塞 空气浊甚 中人欲呕。痰涎杂纸果皮烟尾之属 是处有之。国人一向不讲公德，不重卫生，致令外人讥我为半开化之国家，至可慨叹 汪佐卿先生 因事返甘 适同车行 颇举西北现状相告 多赖启发。晚九时 抵徐州，下榻万安旅社 室中布置简陋。兹地为平浦、陇海两大干线交会之枢纽 倘非兵祸迭出 其建设当不止此。于以知治安之重要矣。

易车而西

二十七日。晨起特早 八时 转登陇海车而西。二等卧车间之置 与京沪略同。室中温暖如春 壁炉等物亦均修齐整洁 大异于京沪、平浦两路者。余离沪之初 曾数度询及西北道上之情形。有告者曰：“陇海车设备不周 极其腐化 误时脱班 视为常事。”今身临其境，始悉人言之未可尽信。或者前时固如彼耶？车中殊感无聊 凭窗远眺 轮转如浪速 纵目川原 有无限之感。沿途房屋 多平顶 渐呈北地意味。闻民性类皆朴实耐劳苦 富古代之遗风。惜教育不普及 民智遂呈落伍。速谋补救 当政者之责矣。连日未免劳顿 倚榻假寐。醒视時計 已午后四钟 车止开封站。餐车上供用饮食品尚可口。夜十一时 过洛阳。闻政府有谋迁此间 别于西安置陪都之说 私叹国力不充 众议难协 救亡大计 未知何从。我贤良之当局 诚具苦心。然而国蹙民愚 强邻轻视，一旦西北有事 如新、甘不保 不知我之政府又将安徙也。

潼关一宿

二十八日。早过南崑函谷 道崎岖 车行山岭间 多历隧道，最长者为崑岭 费时约十分。午前九时 抵潼关。车停西关外 离城尚远 暂寓大安客栈。该店卑陋污浊 四壁蛛网尘丝 大类瓌珞 视徐州又有天人之分。所设床榻 只薄板二片而已。屢商店主 原倍付其值 易一较洁之所 迄无以应。至此悔念忽生。盖余生长通都 习居广厦 平时钢床厚垫 尚偶有不适之感 今骤寓此藏垢纳污之茅舍中 栖托于至薄且硬之板片 离乡井 背骨肉 置身此境 不知悲之由来。少定 反省此行动机与使命之重大 艰苦劳瘁 固已早在意中 今为此区区物质之缺乏 遽摧壮志 宁非大错 况来日方长 西去荒寒 将必有甚此十百倍者。吾人既负坚强之精神 焉能为外境所移易 语云：“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丁此国难之际 当鼓其迈往之气 奋发直前 纵使魔力高深 吾当制以更高深之正念。兴思及此，不觉跃然以兴，觉是间虽极简陋 然较诸一般风餐露宿之灾民 相去已不可里计。经此一度良心之自责，恶劣印象为之一变，而方寸转觉安之。店家以炉火进 举室温和 有山谷村居风味。自笑曰：“彼高楼巨室美食丰衣 其效亦不过疗饥御寒耳 此何异于彼哉！”

略进饮食 即外出作小游。关城北临黄河 南据崑山 形势险要 为古兵家必争之地。随步至河滨 忽忆戚人某君 曾力劝余勿单身冒险西行 作无谓牺牲 且戏相语曰：“不到黄河心不死。”意盖谓其至愚。今余此身已到河边 而心固未尝死。独哀夫心死而身负政治责任者何多也。此处人民多居窑洞，土墙坚结 不易倾溃 冬暖而夏凉。因地制宜 相沿殆数千年矣。幼读史书 太古之民 皆穴居巢处。二十世纪之吾国中原地域 人民生活状态 犹且若此 文化之鲜进步 于此可观。居华屋 号特殊阶级之人士如吾辈者 宜对之生惭愧心 城中市面萧条 闻亦历年

天灾人祸所赐也。

倦游归寓，见庭中置一棺，类新制。询悉此中人籍隶南省，经商汉中，不幸客死，其家属近拟将以归葬。闻之惻然，是夜略进粗食，颇难下咽。自念如在家中，必不致此，今处灾区，居然“饥不择食”矣。餐后作书十馀通，补写途中数日之日记。事毕，已报四更。稍感头晕，乃出庭散步，借为新鲜空气之吐纳。其时人定无声，四山如睡，黄河冰结，时作裂响，而遥村犬吠，与荒鸡之鸣间作，似气郁塞而不扬。有时狐叫狼嚎，若胡笳之悲怆。客中游子，倍觉思亲，只影孤征，离家益远。伤感之际，忽联想及庭中奄息者，心益凄其，同是天涯，而彼胡乃至是。余方万里遄征，长途跋涉，前途艰苦，多所未经。如使命未完，而中途危害，则倚闾望绝，不见儿归，收骨何人，恐并此柩中人之结局亦不可得。方垂泪间，忽忆及母氏临行之训语，旋自警曰：“志士许国，百折不回，彼无量数同胞之生机，系于此行，有类堕井而待救。奈何为儿女之悲哀，一从本身着想。平昔所自矢之三项信念，果安在乎？”凝立久之，胸虑顿为宽寂，而勇气亦增。风露冷然，衣襟微湿，徐步归室，和衣就寝。迨其既觉，则日上三竿矣。



西 安

一肩行李到长安

三十日。来潼二日矣。原计昨日附车西行 因王佐卿先生行李未至，劝余多留二日。余性急不久耐，遂决附潼西长途汽车行。早七时 至公司购票 费六元。车式与内地货车相同 大都系南方用旧重修者。每客例得随带行李六十斤，过此即须加收等于一座位之票费 再多类推。军队检查甚严 费时亦久 极形拥塞 苟非王君走送为助 无法成行。既勉强登车 则座无隙处。正进退俱难之际 乃有起以其座让余者。视其人魁伟有英气 时车动声繁 未及详其姓氏。后抵西安 遇诸友人座上 始悉即塞外富有声名之大侠王英先生 朱家、郭解之流也。余尝慨曰：“绿林有豪杰，而士大夫间少君子。”证以所闻于王先生者 而益自信所见为不妄。车行未久 华山居然在望。七十里达华阴县。华山亘其北 五峰矗立 秀伟绝伦。雪霁远眺 觉气象万千。据老于游山者云：“五岳风景之佳 以华山为最。”惜无暇登临，一祛尘俗之虑。车行甚急 道不平 颠乃特甚 肺叶震如欲脱 使非体骨坚

定，诚不胜其劳苦。沿途每经一村，即有灾民啼饥号寒，群向车中求乞，状至可悯。抵渭南，停车午膳，食粗面一碗，尚不觉恶。所谓饥者甘食，诚哉！三时许，过临潼县治，即秦之阿房故址也。昔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临风凭吊，千载遐思。始皇不务保民，徒肆己欲，尸未寒而骨已掘，身败名裂，万世唾弃，诚愚之甚也！孟子曰：“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义之间耳。”善恶影响，今古无差。县南华清池，为昔唐玄宗赐贵妃杨玉环浴所。至灞桥，桥长约百丈，跨灞水而设。夹岸万柳成行，暮烟缭绕，足起骚人诗思。惜非春季，尚少绵密之致耳！二十里抵长安，车站驻军循例检查，极翻箱倾筐之能事。世乱到处皆然，匪独此地。不安之现象也！车达站时，城厢已万家灯火。改雇人力车入城，寓西安饭店。劳顿终日，疲乏几为有生以来第一遭。足见吾人欲知民间疾苦，必先亲历其境，身试艰难，否则徒托空言，或凭理想，终无补于实事。行装甫卸，即盥沐更衣。此来尘垢蔽体，浴后精神一振。乃知苦后得乐，其味为真。旋有报界访事来谈，询余西来之感想。略举告之。此君谓余启程时，此间已得消息，各界人士均表示热诚欢迎。闻之感愧！

关中小息

十二月一日。昨因行车肺部过于震荡，晨起仍感疲倦，骨节酸楚不已。潼关至西安，为东西往来要道，长仅二百九十华里，因经费无着，铁路未能兴工修筑。民元以来，日事内战，所耗军费，何止数千百万，而对于重要交通建设，迄无所成。年来虽渐注意，尚未有显著之进展。闻中央今后将集力于陇海干线之完成，主其事者，为钱宗泽氏，有精干廉敏之名。此诚开发西北之要图，惟有祝其早日成功耳！时令虽已严冬，而日来天气和煦如初春。人言西北奇寒，此地去中原犹近，当未足为准。饭后携沪友介函，往谒建设厅长赵先生友琴。当承接见，于余之此行，极

加赞许。赵先生阅历甚深 慷慨重侠义 无官僚气习 且具坚苦卓绝之精神。闻此次应省政府杨主席邀约共事，虽于经济万分拮据之下，仍能力求建设。谈殊久，于座次识其良友杨天柱先生 亦热心亢爽者流。杨君谓余初至 人地必生 愿负导游之任。意良厚 而时已晚 不及出城 因约以次日而别。

西安又名长安 古号雍州 又称关中 古帝王多都于此。盖其地形险峻 枕山带河 万峰丛错 崿崎迭起 雄视万方。今城建自唐代 周四十里 城垣高厚森严 尚留有古帝都之气象。城中复有新城 闻为冯焕章〔冯玉祥 字焕章〕先生驻军时所修改 规模不大 为陕省军事之中枢 今则杨主席所居也。全城居民约二万馀户 人口二十万有奇。街道宽敞 汽车骡马车各有其规定之路线。普通往来交通 多赖轿车人力车等。惟地多尘土 遇风则尘沙蔽天 一经雨雪 又泥泞载途 有行不得也之叹。市面萧索，行人多呈菜色 衣履不完。成群乞食之灾民 络绎于道 其中尤以老弱妇孺为可怜。房屋亦系平顶 卑陋且不合卫生。然民情敦厚 生活俭朴 则非南人之所及也。

城内有广仁医院一所 系英人创办 内容修洁。天主堂、安息会各一所 亦皆外人设立 会务发达。惜教徒多数非真正信仰教义 大都为以往官吏压迫 而恃教士为护符耳。此外尚有青年会、公园、博物馆等处 设备虽简 地址亦狭小 然在西北路上已属难得。又有两戏社 名正俗、易俗 专收贫寒子弟教习演戏 助其自立 同时含有改良风俗之意。盖陕中有心人士所创 可供今日国中热心改良社会者所取法也。

本省地形 就沿途目击之一部 多系丘陵。气候干燥 而土壤肥沃 物产丰富 随地适宜耕牧。闻陕北虽地近绥远、内蒙 朔风易入 气候较寒冷 然黄土高原 宜种麦、豆、高粱、玉蜀黍之属 水草丰美 尤利牧畜之事。榆林、肤施等县之牧业最盛 以牧牛、羊各畜为出产之大宗 家禽亦应有尽有。陕南汉水流域 农

产尤富 米、棉、烟叶、蔬果等产量极丰美，而气候温和，不让江南。惜交通梗阻，农人墨守成法，不务改良，以致生产力量日形减少，加以天人之祸交作，农村因以破产。不有根本救济，恐匪患易于蔓延，吁可畏也！

戏剧与教育

二日。晨起晴和。方进早餐，杨君偕赵友琴先生来约出游。既遍观各公共场所，最后乃至正俗社观剧，余感想甚繁。以为戏剧本为社会教育极良之工具，感化力实视学校课本为强。旧剧虽有偏于陈腐迷信之病，有待夫今后编剧者之改良与政府之指导管理等等，然在今日教育未普遍之前，如善恶感应之说，亦未始无辅助教育、法律不及之微效。闻黄河以北各省，民间读物，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二书为最广，而旧剧取材于是者亦至多，此或燕、赵民性重义任侠之一因。因念历史尽多正确之忠义节孝故事，如采集编制方面加以优美之技术，宜足为社会教育有力之贡献。吾每觉各国电影片输入数目日增，其中含有良好教育意义之作品为数实鲜，而诲盗诲淫，转足启诱我国民以不合生活程度之欲望与作奸犯科之狡险行为。夫世界民族各有其文化历史构成之因素，尽有不必处处从同之点，而国人自民元迄今，对现代思潮之认识，每分二途，守旧者辄固执其拘迂之见，不晓变通，鹜新者则又舍己从人，或且变本加厉，有若凡出自外人口吻，即奉为神圣，无研究余地。究其所得，亦止皮毛。今民气消沉极矣！教育既难收普遍急切之效，则惟有望诸国内影剧界同志，此后編集材料，宜注意启发国人爱国之观念。如农村破产之险象，社会腐化之黑幕，帝国主义者侵略手段之残横，汉奸媚外之无耻，贪官污吏剥削民众之残酷，均采为戏剧材料，摄制富于刺激性之影片戏剧，以鼓励民众尚义、效忠、冒险、进取之精神，庶可挽救颓废之心理。惟此举仍须政府有力者相提携，始克有济，

固非一部分人力所能奏功耳！

延长石油

三日。凌晨来访者数起。余此来原欲随地考询西北情况，乃见顾者转谆垂问内地近状，可见西土人士注意国事之切。有郁北祥先生者，与其友新来自汉中，恐余往游遇险，特相警告。虽其时余尚无游汉中之意，然殊感彼都人士之诚挚。午后，同乡江致远先生来，同往访谒杨主席。当承接见。此公殊有气概，亦颇重礼貌。与余谈西北灾情，频以省府无伟大之力赈济，引为恨事。余当请其派人领路，一探灾民情况，以匪氛正炽，劝余略缓。聆其语气，知事实上无法即行，惟有少俟时日矣！

入夜，电政管理局工务主任陈铁寿先生来，谈颇久。陈君富于电学经验，谓久欲于西安筹办一电灯厂，奈煤价因运费过高而奇昂，未能如愿。陕省产煤之处甚多，如陕北耀州等处，系用土法开采，技术幼稚，所获甚微，且困于交通，每百斤运至省城，需费一元一角。遂致事实上反不得不用外省之煤。闻山西煤在陕每顿可售四十馀元，亦可谓贵矣！查陕省山脉纵横，蕴藏极富，五金矿产，布于全境。其中最有价值而关系国防者，厥为延长之石油。闻我国石油出产省份，多在西北，而陕省又为其中之巨擘，几于无地不见，渗漏于外，已三十馀处之多。其源西起新疆喀什喀尔，分布殊广，一脉东南行，至大戈壁而达甘、青之境，更东南，散布入川、滇、黔各省。一脉沿天山北麓，东北入玉门、敦煌、逾陇，以至陕、晋，而以延长为中心。其区域北达葭县、米脂，南抵宜君、同昌，东临黄河，西迄安塞，纵横殆数百里，几占全省之半。查《延长县志》有云：‘县城西门外有井出石油，取者以雉尾绞之，采入击中，燃之如麻油而多烟，熏为墨之原料，甚佳，更可敷疮痍，亦甚效。’云云，可见土人早已知其用。惜知识简陋，交通阻塞，科学不明，不悉石油用途之广大，以至废弃于地，无人顾

惜，殊可叹也！清末德人汉纳根闻风来陕，调查此矿，知其伟大而可图也，遂于光绪二十九年，勾通大荔沟人于彦彪等出面，订立合同，德方以汉纳根世昌洋行等签字。乃事闻官方，以西人重视，必有价值，与德人力争，卒得收回。经此波折，官方乃稍知注意此矿，从事开采。初聘日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及日矿工六人，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动工凿井，是月底凿深二十三尺，五月深七十三尺，六月因岩石层厚，再加深五十七尺，七月井中油气沸腾。自开工以至八月，共凿井深二百四十三尺，径一尺。此井初成时，每小时可得原油自百斤渐增至三四百斤，至后日可出原油三千馀斤。此井成后，延长石油遂驰名全球。后由省库拨银二十七万两，为开采基本金，又聘日人理学博士大家为技师，从事测勘油田。其所测得，为延长县城内外，胡家川、蓼子原、烟雾沟、乔家石科等处，并绘图四张，沽定油井三十五口。宣统三年，又续开三井。民国四年，即与美商美孚煤油公司合作，曾在各县开采。该公司先派技师白奈德来陕开采，到处见油，成绩甚佳。该公司恐此油畅销，则其在华第一大市场即将推倒（查美孚、亚西亚、德士古、光华四公司每年营业一万万元）遂改派爱德华来继白任。除乱开枯井，滥费资本外，不但无成绩可言，即白氏前所出油之井，彼亦废而不用，而爱氏之地位，反较白氏为稳固。是则该公司之用意，已可概见矣。至其滥费，虽年至数十万金，在该公司不过九牛一毛，沧海一粟耳！且屡次声言是处油矿无甚希望。然何不废弃合同，而仍年以巨金虚掷耶？其意无非在占定此中心矿区，使我无从谋出路。以如此广大之富源，且关系国防军事之命脉，而受外人之束缚，自丧主权，窃谓非财之难，实才之难也！国人求学者往往以做官为捷径，从事于实业者不多，以致兴学数十年来，举办实业，仍须求才异国。而又往往雇用无能力之外人，一任所为，终至成绩毫无，资本已罄，甚且负债累累，至于不可收拾。或则纵得外人技术之力，已收成效，而政

客流氓 视为美差优缺 刻意钻营 得之则恣为搜刮 朋比分肥，终必使大好实业 归于破产而后已。此类事实 不胜枚举。国家之无制度，人心之卑劣下流，实亦令怀才抱道者，徒唤奈何而已 吟者东亚风雪日亟 世界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而石油乃关系胜败之资源，不知我贤明当轴者，对此作何感想？临渴掘井，盗来筑壁，恐时间有不我待者矣。

尝念延长石油固为大利所在，然交通梗阻，必须修建铁路，以利运输。但开井炼油 为大规模之经营 势非大资本不可 若再同时修路，诚恐力有未逮。最好先求简易之法，用铁管输油。由延长至肤施 距离约二百里 为第一油站 至富县为第二油站，距肤施亦约二百里 至洛川为第三油站 距富县约百里 至中部为第四油站 距洛川亦约百里 至宜君为第五油站 距中部约百里 至同官为第六油站 距宜君约百二十里 至耀县为第七油站，距同官约百二十里 至西安为第八油站 距耀县约百五十里 已达省会 与陇海路相接矣。按此不过举其大略 至所经过之大城镇 均可按其销油量数 酌为添设 以畅销于全省 然后由陇海路通销全国。纵不出口行销外邦 而已可拒外油之内销 年可得一万万元以上之国营产业收入利益，同时亦即减少一万万元金钱之流出。且此等大规模工业举办之结果，亦可使地方商业自然繁兴。自延长南北各区 均为富于各种矿产区域 当亦可以次第兴办。彼时而言建筑铁路 宜不甚难 而所养之民 宁在少数 举其连带性之利益，其结果直可措陝省于安定范围之中。天下无难事 在人为耳 不观今日之俄国乎 其所标榜之实业计划计时成功 举世震惊 向之轻视者 今且群谋与之携手不及。俄初未尝胁人以国家之威力 乃其自治自强之精神 使人不得不由敬而生畏。所谓人贵自立，立国尤当如是。空言固无补于救亡也！

秦人血泪

四日。连日苦于酬酢，各界盛情难却，然无时忘情于灾民。本日晨间 驱车至赈务会 访康寄遥主席 询以灾况。据言：“陕西省共分九十三县，自民国十七年迄今五载中，荒旱之灾遍全省，霜、雹、风、蝗、瘟、疠之疫层出迭见 益以兵匪交困 愈演愈烈 尤以关内、陕南为最甚。千村万户，悉化丘墟，万里高原，多成赤地 饿殍载道 谷罄粮绝 乃至树皮草根 剥食殆尽 拆房毁栋 难求一饱 卖妻鬻子 死别生离之惨状 无可形容。关中岐山县 且有易子而食之奇惨，甚至有全家投井自尽者。”康君辞未及尽，余泪已夺眶而出，康亦相向黯然。继谓“当此严寒之际，灾民房屋 多经拆毁 器物子女 变卖一空 既乏居处 又缺衣食 号啼之声，令人闻之心悸。此诚人间地狱，断非农村破产一语所能包纳。秦人遭遇至此，已憔悴不堪，毫无生气矣！天耶？人耶？果谁尸其咎者？秦地向称天府，往昔一岁丰收，足供三年之食，使非兵连祸结，则从政治上力谋补救，计亦非难。如多种森林调节雨量 以避旱潦之不时 利交通 兴商务 振实业 辟地利 启宝藏 以地中蕴积 补地面之缺陷 然后举东南有馀之农产 济西北之荒旱 用西北蕴藏之宝物 调剂东南之经济 互相维系 其利益宁止秦人。以往执政者不此之图，而惟知今日加一税，明日派一捐，剜肉补疮，驯致国力与民命俱穷，惟贪吏与劣绅豪胥得以坐饱。明末流寇之起 历史亡国之前车 关心者少 此为要因。今陕之政治 虽视昔为有望 而县长之人选得失 驻军纪律之优劣 似尚有宜加注意者在。彼所谓有主义之匪，宜必无多，铤而作奸，盖亦求生不得者也。”康君未言：“顷幸有中外慈善团体 遣人随在放赈 聊胜于无。然以过重灾情 断非杯水车薪所能济事。”社会富仁义之心者，诚不可以不起而助之也。

陕南之灾 既如上述。犹有一事不可不纪者 即烟毒之流行

也。民元以来 主政者多恣肆威权 迫人民于肥沃之区植罌粟而收其利。种者既众 烟土之值亦贱 于是无论贫富男女 十九皆成自然之嗜好。人人之室，鲜有不吞吐烟霞者，即劳苦力作之辈 几亦无此则不可以生。民智本低 易安于积习 固风靡之后，改革殊难。近闻当道方申禁令 而理财乏术 有时仍不免取给于烟捐 则禁之谓何 且此不独陕省为然 亦各地所多有 而华北为尤甚。夫以如此之国民 而责其将来应付世界大战之事变 宁非梦想？余书至此，不禁感触环生矣！

是夜，水利局寿天章先生及西安商务印书馆经理武兰谷先生招饮于东方饭庄。寿君为农林专家，此奉中央命来筹备西北农林学校。西北缺乏森林 雨量不调 水旱交作 遂易演成空前之奇灾。今后寿君来为对症下药之举，的为西北民众之福音。因特志之 以为预祝。

临潼畅游

五日。昨夕为赵友琴先生招饮 座次识杨、蔡二女同志 均南方产，议论风度亦磊落可喜。餐后，相约本日浴于华清池而别。侵晓，推枕见天气朗然。自抵陕以来，每日气候均温暖如初春，晨曦射入房中 如示亲切之意。遂一跃而起 盥栉始毕 杨君已至 邀赴友琴先生家早餐。余每至赵家 常见一青年 着布衣 拂拭几案及一切洒扫杂务 晨餐亦不列坐。始疑为童役 又见其待人接物 彬彬有礼 而举止大方 不类佣侍。今日复值其与杨君开留声机 能和唱片所歌英文名曲。因私讯杨君 乃悉即友琴先生之长子也。杨谓“友琴先生向持躬廉洁 居官数十载 其私况未尝改善。家教极严 训育子女 以诚朴勤俭为立身之大本 恐其习于苟安 染浮华恶习 故于课馀之暇 皆令操作以习勤劳。”嗟夫 此公之贤 过于俗吏远矣 历观往昔 忠义廉洁之士 无不受有严格家庭教育之熏陶 然后出为社会国家致力 始能发挥光

大。余对友琴先生齐家之道，断言其郎君必成良器。不觉赞叹之。笔记之，亦冀闻者为楷模。群注意于家庭教育之改善，而首从本身修养上用功，则直接造福于国家，实非浅鲜。移时，蔡君亦至。九时半，乘汽车出发，风驰电掣，瞬息已抵山麓。询即骊山，为秦、汉宫廷之旧址，去西安城凡四十里，地涌温泉。唐太宗都长安时，曾在骊山麓温泉处建宫，名骊宫。至玄宗时重新建筑，并建池名华清，相传即杨妃赐浴处。构造精美，依山而筑，迂回有致。据闻冯军驻此时，曾加修饰。华清池之外，更建数池。一二两池内，布置华丽，入浴者须付相当之值，自一元以至数元不等。余二池为公共浴所。别有贵妃池，专供女客，即华清旧址也。内部陈设殊美洁，休息室亦颇宽敞，内燃炉火甚暖。池水温度适宜，泉源明澈，满身尘垢，到此悉除。浴竟，相与登山凭眺。山不甚高，而亭榭点缀其间，韵致殊佳。山麓设有旅馆一所，境亦幽静，为游人避暑之地。从者云：“山之东有坑书谷，传为始皇焚书坑儒处。始皇陵亦在附近。”因时已晚，不及往游。遥望荒丘，有古树森森环依。因叹祖龙当日雄威，有纵横不可一世之概，并六国，一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基，乃陈涉起于徒卒，攘臂揭竿，遂倾大业。身死未寒，子孙已被屠戮之惨，徒供千载下读史者之评论，岂不惜哉！暝色渐来，归鸦成阵，摄取数景，乃即回车。至市肆，已灯火明矣。晚餐毕，蔡、杨二君提议赴正俗社观剧，均以此为关中正声，不可不赏。余于戏剧素非所好，秦调更属茫然，惟未便过拂人情，勉陪一往。该社布置甚简，地卑小时，已客满。当地治事者多在座，所演为《四郎探母》及《华容道》等，余不知音，但随班看热闹而已。

关中之教育

六日。吾昨方赞美风日之和丽，相距二十时许，竟尔阴霾四布，天昏日晦，寒气侵人肌，殊不耐。开门一望，则景象沉郁，颇